



四書輯疏

孟子二

十七

01-12
2796
30-18



門口仁
號 2796
卷 30-18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七

後學會津安駁著

梁惠王章句下

九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吳

只說近治便

含可王意註翼許白雲曰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今按此說

四書輯疏

卷十七

孟子 梁惠王下

一



固好俗，雲失之，盧未人曰好樂，何如意重有妨於治。一曰好得，真至就中，有今作用，處而盡好樂之量，斯乃為甚。胡斐才曰：孟子此言正欲啓暴之問，以曲暢其旨，使轉述之，以覺王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漸其好之不正也。

註翼

蔡虛齋曰：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樊遲發之。盧未人曰：王變乎色，是漸見於色，寡人二句，是漸見於言。此亦良心之萌，自知所好不正，故孟子不拂其欲，而引之於同樂也。張泰嶽曰：但好世俗之樂，新聲俚曲，取適一時之聽聞而已，何足為夫子道哉？胡斐才曰：直言不諱，亦見他足用為善處。

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度，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註翼

蔡虛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言世俗之樂何傷。盧未人曰：古樂好之甚，可以近治。今樂好之甚，亦可以近治。今按指南謂未中肯綮，失之。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

音洛，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註翼

蔡虛齋曰：是欲聞其所好，樂甚而齊，幾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張彥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啓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吳孫右曰：蓋先以常情探之，而王既明于與人與眾。

之為樂則亦不遠于人情而好樂甚的道理因此易識而可與言矣○樂樂鼓樂以為樂也胡斐才曰如一人獨作樂以為樂或與人共作樂以為樂均為可樂其間必有甚焉者王以為執樂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眾眾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頰子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

籥皆樂器也鐘金聲鼓革音管籥竹音蔡虛齋曰管六孔如篪併兩而吹之也籥如笛而六

孔或曰三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額額

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旄屬胡期僊曰羽是折羽而注于旗

筆之首旄以牛尾注旗竿之首李岱雲曰羽旄亦是偶舉以該旌旗之類故不直以羽旄為旄而曰旄屬也必以折羽為旄釋之亦太泥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

民使之窮困也胡期僊曰指王平日私己

註翼張彥陵曰此兩節俱是設兩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陸稼書曰今王鼓樂不論今古樂胡

期僊曰鼓樂是作樂田獵是遊畋狩獵以取禽獸蔡

虛齋曰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互文耳下文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聲成文者謂之
音盧未人曰疾首蹙額是愁怨之色相告是愁怨之
言父子不相見二句正是此極陳定宇曰因好樂而
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李岱雲曰至車馬之音
對羽旄之美說則泛言車馬聲音孟子偶舉來說何
得細辨其馬動鸞鳴鸞鳴和應之意大抵只言其馳
驟之音耳鐘鼓管籥亦是偶舉以該八音白鹿洞名
家訂旨曰兩此無他兩此字兼鼓樂田獵下節註獨
言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者本章原是論說就重處
言也吳蒸右曰夫民不樂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蓋
由平日獨樂其身而民之窮困有所不
恤不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
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註翼

盧未人曰欣欣喜色是歡喜之色相告是歡喜
之言蔡廬齋曰民愛其君惟恐其疾病故曰庶
幾無疾病與庶幾猶云殆也○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鼓樂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著
不然二字貼說陸稼書曰存疑謂何以上不當用不
然二字看來即用不然字亦不礙其為欣幸之詞依
蒙引可也今按岱雲依存疑失之吳蒸右曰夫民樂
王之樂如此此無他故由平日能行仁政推其樂以
及民與民同樂也
此好樂之甚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蔡虛齋曰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即

曰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是解則王矣三字蓋不到天

也又總收一句云所謂齊其庶幾○范氏曰戰國之

時民窮財盡蔡虛齋曰財盡者民之人君獨以南面

之樂音洛下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

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

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

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

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論語衛靈公篇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

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

人心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蔡虛齋曰

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則不得為和矣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

無補於治也前漢禮樂志黃帝作咸池帝故孟子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蔡虛齋曰本即所謂樂

中村氏曰和即與民同樂之效

詰異說統曰末節是勉詞今按同樂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蔡虛齋曰蕃育

者度開曠荒野草木自生禽獸自居之古者四時之

地使得以生聚長養而吾時獵取之

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乞逆以講武事蔡虛齋曰四時皆有農隙

也然不欲馳騫音務亂於稼穡在田曰稼在圃曰穡場圃朱子曰場圃

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之中故度

待洛反間曠之地以為圃非後世有墻有禁者之比也

蒙引諸家疑文王七十里之圃者不會註旨然文王七十之圃其亦三

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輔潛庵曰文王由方

固故疑其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傳謂古書

註翼指南曰問文王之圃便寓自解之意胡期僊曰有之是載有這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註翼指南曰若是其大乎為驚訝之詞便是發自解之端今按李氏說不必張彥陵曰民以為小不

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己有之併其大亦忘

之也若說圃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

有意蒙引主此殊誤虛未人曰芻蕘是人

之為推者雉兔是人之為獵者俱是活字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禮記曲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

為郊此國字指國都與本文兩國字及入國郊外有

四書輯疏 卷十七 孟子 梁惠王下

關疏以爲四郊之門得之蒙引謂阱坎地以陷獸者

言陷民於死也只是借用陷之以殺之義

註翼胡期僊曰境是齊國疆界國外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

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

虛齋曰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而無較計大小疆弱

之私蔡虛齋曰凡於強弱大小故小國雖或不恭而

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孫詒仲曰小國雖或不

於人矣故文王赫怒今按字變也撫安周恤意智者

明義理識時勢吳棫右曰知義理當然故大國雖見

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盧未人曰事小

小國雖不恭者而亦事之雖字可見自不能已不

敢廢便是安勉意當湯事見形旬反後篇滕文公下

而不祀湯使遺下同文王事見詩大雅朱子綿八章傳曰

混夷之溫怒亦不墮蓋雖聖賢不能必

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

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

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

矣分明以混夷說矣維其象矣二句爲文王事則是

混夷於周也初侵陵不恭文王能事之而後大王事

自服蒙引又按引綿解此章用趙註

孟子 梁惠王下

見後章金仁山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所謂狄人即獯鬻也

張泰嶽曰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吳語史記越世家

註異

呂晚村曰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併吞而又畏人驚食故為此商量權術耳孟子

以樂天畏天答之已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見矣吳孫右曰交字只是交接之意不必與交友同義勿太認真為佳鄧雉千曰道是交隣的方法指南曰示以交鄰之道欲其為仁智之君今按仁智有安勉之別則固是兩樣人然孟子意欲其以仁事小以智事大無仁智而一之也陳定宇曰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又按葛是湯鄰國張泰嶽曰昆夷是西方之夷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猶論語註云天即理也非以理字當天字看天字指

上天之命天命只是一箇理而已矣故云爾滄柱說誤斐才謂理原於天故天字作理解亦誤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吳孫右曰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故曰樂天不敢違理吳孫右曰順其而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勢之在人安分

自守而不敢違理林次崖曰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故曰畏天

包含徧覆無不周遍盧未人曰大公體物能容天下含徧覆無一人不在容保之內林次崖曰包含徧覆無不周遍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

見保天下之氣象也林次崖曰這句尚在保天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蔡虛齋曰制猶守也節節限也須就也董季亨曰謹度謹守法度也盧未人曰謹禮怕法惟恐得罪於侵陵之大國而不敢不恭則不啓讐召禍可保國保一國之規模也氣象以接物言規模以之無事

從可

註翼

張彥陵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陸稼書曰此節不過見得交隣之善以見其道之當盡耳非別其優劣吳孫右曰無所勉強之謂樂有所戒懼之謂畏○保天下保其國是論其理却帶效驗以歆動時君○保天下保其國容保保國的保字是保守翼註曰樂天畏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言氣象規模孫詒仲曰或乃駁集註不當舍實事而言氣象規模可謂不善讀註者矣仇滄柱曰仁者不忍侵凌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其安便是保天下時文泛言容保百姓者非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註翼

朱子曰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陳定宇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林次崖曰此古

人文字也胡期僊曰威是天命赫然之威今按之字指國為是胡氏指天命失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蔡虛齋曰勇即小能忍氣相似盧未人曰好勇則不能忍侵陵之辱以事大亦不能容不恭之侮以恤小陳定宇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畧易此字也

註翼

胡期僊曰大是贊美言指仁知交隣之說張泰嶽曰氣稟有偏叫做疾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

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註翼 醒言曰此段輕叙過王請大之句喚起下三節

勇者激于一朝之忿便按劍在手怒目而視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血氣之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何足為王好蔡虛齋曰撫劍按劍也林次崖曰撫劍疾視云云是即小勇正宣王所好也王請大之下言文王武王之勇乃大勇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朱子曰周師也

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

徂共音之衆也朱子曰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趙格庵曰蓋侵阮

直至共之地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

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註翼 蔡虛齋曰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敢擅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

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翼註曰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盧未人曰整旅遏莒是一怒以對天下是安民吳孫右曰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一方之亂由是四方寧輯不敢強凌弱衆暴寡遂以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

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至尊之位而寵異之于四方也輔氏兼德言誤

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

而作亂者乎我武王自謂其字之指天下之人胡期

之無罪者我得奉天意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曷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今按過越不

也守衡行謂作亂也行之謂孟子釋書意如此指二

句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註翼張彦陵曰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

子釋書解胡期僊曰降是生作是立君以養民言師以教民言惟曰原天作君作師意助是贊助上帝是
天以主宰言曷是何恥是恥己君師未盡不能除暴安民今按惟曰其助上帝謂其人可贊助上帝之事而治天下也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音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

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總上

意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總下半張敬

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蔡虛

同一怒也生於道心者謂之義理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
理人欲之分矣輔潛庵曰發於義理則為性情之正發於血氣則為人欲而不正耳

註翼

蔡虛齋曰此章當作兩截看蓋自宣王言寡人好勇則是已不能事大恤小矣故總註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云云安天下○孟子又從他好勇處引將去不復拘其恤小事大矣故又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承上文文武王之怒安天下而云也故註以王若能如文武之為釋之是乃設辭也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言要他如此也盧未人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字對文王言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亦字對文武言此一節正是王請大之之意吳蘇右曰至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鄰不足言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

輔潛庵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

曰離宮蔡虛齋曰蓋如漢之甘泉唐之九成之類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

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

之心

吳蘇右曰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四句此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樂解有字

蔡虛齋曰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中村氏曰註加一心字非

是遂謗其上也然胥讒作惡皆始於此明人君當

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

而已也

註翼

蔡虛齋曰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

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及小註所謂賢者亦樂此其辭通賢者亦有此樂其

辭驕者不相符合耳○對曰有然不但當使此賢者
有此樂也人若不得有此樂者云云吳孫右曰觀集
註不但與賢者共之句便見得與梁惠王問賢者亦
樂此不同賢者亦樂此指賢君其辭遜賢者亦有此
樂指賢人其辭驕林次崖曰言雪宮寡人時游以為
樂也賢者至於是邦亦有此樂乎蓋自賢其能待賢
也故曰其辭誇今按有猶云享也此樂指雪宮中所
有苑囿臺地禽獸之樂張彥陵曰非上之非是非議
是非之非
是非理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反扶問上不恤民皆非理也張泰嶽曰不得其樂而非其君

上者是不樂為下的本分固不是為民上而獨享其樂以致民怨望者是失為君的道理也不是

註翼鄧雉子曰此與下節俱漸漸空說不必更粘雪宮盧未人曰兩個非字雖平其意重下邊言

民固不可不安分君亦不可不恤民要歸責君上見其當與民同樂蔡虛齋曰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南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胡期僊曰夫樂民之樂而非其憂是其憂也非以一人也憂天下也

註翼盧未人曰樂民之樂一節言與民同樂之效憂則樂之反也與民同樂必與民同其所不樂故兼憂言樂民之樂是所欲與聚使民有得所之樂憂民之憂是所惡勿施使民無失所之憂其樂其憂兩其字指君言亦樂亦憂是以類而應也樂君之樂如其樂其有虞虛魚鼈之類憂君之憂如吾王庶幾無疾

病之類不必作敵國外患說呂晚村曰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胡期僂曰民之憂如饑寒疾苦之類吳孫右曰樂以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張彥陵曰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也呂晚村曰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顧麟士曰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客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

樂也吳伯章曰二山在萊州境內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遜反齊東南

境上邑名觀游也

註翼林次崖曰上文意思已盡以下是舉齊之典故以告齊王吳孫右曰只是引他法古不是要法

景公胡期僂曰海指東海脩是作為比是效法張泰嶽曰思昔先王游觀當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當何修何為而可以比于先王之行事也四書釋地曰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里至瑯琊九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真從前所未有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諷而止之焉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是巡視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洛也巡所守

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周制天子十二年巡以述

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諸侯六年一朝天子之國

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

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

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李岱雲曰按集註于釋述之

以此句屬上矣及釋為諸侯度之下則又曰不敢無

事慢遊以病其民也則無非事句亦未嘗不帶下文

說矣而又春秋循行云云是另起矣故夏諺以為云

云却用直接則夏諺所謂休助自緊貼補不足助不

給說不兼承巡狩述職矣今按註下

又字以見省耕省斂在巡述之外

註異 盧未人曰善哉問善其有志於法先王也○巡

狩述職本非遊觀省耕省斂亦豈遊豫晏子乃

以答遊觀之問者蓋暫輟幾務出行郊野亦謂之遊

胡期僂曰適往也述是陳于王前職是諸侯所行的

事不足是食歉于一時助是豫虞之或免租亦是不

給是食歉一年吾王指天子言休是得補助而安樂

意蔡虛齋曰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無非事者

非訓解之辭林次崖曰非字當無字看李岱雲曰時

解似為補不足然後省耕為助不給然後省斂如此

則省字之意不全矣春省耕秋省斂自是吃緊事耕

有勤有惰此人之當省也有荒有易此土之當省也

斂亦有勤有惰人之當省也有遲有速時之當省也

至其中之不足於耕不給於斂如或因凶歲而難支

或因疾病而無告皆須補之助之耳陸稼書曰玩存

疑則補助不止是發倉廩勿拘為妙吳蘇右曰夏諺

只是天子畿內之諺蓋晏子引以為証不拘于諸侯

也六句皆夏諺張彥陵曰遊豫乃是一意自巡省而

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

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李氏曰兩一字甚活固不

限定一次遊一次豫也亦非限定遊豫纔為諸侯度

而飲承之耳張泰嶽曰觀夏諺所云則先王遊觀之善若此乃吾君今日所當法也四書脉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左傳定曰君行師從糧謂糗也又丘救反

精音備

也之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也屬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註翼

則供億之費民出之淺說云有供給之費而民饑者不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勞者不得息愚按供億夫

征說本蒙引供億說師行糧食之供億也夫征如或

清宮或除道或奔走伺候是說不食不息之故也蒙

引云言君行則師從師從且糧食非惟供億之費民

實出之而夫征之擾民實供之故弗食弗息觀非維

字及而字乃從師行句說到饑者二句言不惟供億

而且夫征之擾故弗食弗息單以夫征之擾

也惟夫征之擾故弗食弗息單以夫征之擾

成民因一時供億遂致無食乎存疑淺說分貼皆非

○許白雲云師從君行者皆畏乾糧往故有饑弗得

食者愚按師有乾糧何致饑弗得食此句以民之困

於夫征言也蔡虛齋曰胥相也共也胥謹非交相怨

前方丈之飲食存疑謂是就糧食一句說不是張泰
嶽曰糜費飲食如水之流無有窮反是乃縱于逸樂
流連荒亡徒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豈
若先王之省方觀民可為法則者乎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樂音洛○此釋上文之意也蔡虛齋曰是從
晏子自釋也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反時掌
謂挽舟也舟逆

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
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蔡虛齋曰廢時指荒失事指
亡范紫登曰荒是荒廢時日

亡是亡
失政事

註翼蔡虛齋曰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
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句從獸

之從亦是逐也盧未人曰上重忘反二字是不知止
之意下重無厭二字是不知足之意范紫登曰流是
周流而無節連是連續而絕今按從流下從
流上共是實事作比喻不是陶謹之用之誤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林次崖
曰言先

王之法今時之弊這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于別人
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
為今時矣一古今皆不在
入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

註翼蔡虛齋曰言先王之遊非巡狩則省耕省斂也
是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不必拘述職也胡
斐才曰述晏子之
言止此下兼述事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救六

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民也蔡虛齋曰

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興發發倉廩也興舉太師樂

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

徵為事趙格庵曰事謂人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

之詩也蔡虛齋曰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兼言徵招

角招之詩或只是角招之詩或只是徵招之

詩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

然其心則何過哉盧未人曰景公遊觀之問亦是欲

行又成其舍郊興發之舉可謂能止君之欲矣吳孫

右曰夫畜君者似乎逆君而寔愛其君也既出于愛

君夫何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

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

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

用之惜哉輔潛庵曰尹氏之言平淡有味熟讀而詳

玩之自有感發於人心而孟子之意亦無

餘蘊

註翼林次崖曰景公悅至補不足是叙景公之事為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是引景公之言蓋徵招角

招是也是說其所作之樂其詩曰是說其樂章皆是

孟子之言畜君者好君也又是孟子解詩意胡期僊

曰大戒是出誥命以示興利除害之令吳孫右曰既

乃召太師而命之曰君臣相得自古為難今我喜得

晏子而聞其言晏子亦喜得我而行其志爾其以此

相悅之情播之于樂以忠一時之盛其所作之樂蓋

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角音屬民徵音屬事君臣

樂而因舜招在國以美其名如此○樂取招之名欲
繼美都命之意中村氏曰按曰徵曰角者所以起調
畢曲也但未知其用何宮翼註曰畜以言言好以心
言盧未人曰好字與詩小雅人之好我好之好同呂晚
村曰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
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舍蓄
無窮李岱雲曰景公有感於省耕斂而補助之言故
有下興發補不足之事有感於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之言故僅出舍於郊而止轉附朝僻之觀○按此章
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已完
下却引晏子之對景公許多話說雖以先王之觀動
齊宣然甚不重况興發補不足何足以盡憂樂同
民之極致即孟子亦豈屑以晏子自居而以景公導
其君也大意只重晏子能畜君景公能悅晏子之言
而自止其欲故特引畜君何尤之詩而申明其好君
之意言外亦正見己之畜君都是好君而望齊宣之
納誨也人見引述多忘其為餘意遂主法先王觀立
說豈知雪宮之與遊觀相類而實不同孟子何故引
他遊觀况遊豫補助是王政極末事看孟子只就畜
君者好君也作結不更用一語收束前同樂正旨則

知其含蓄無窮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諸侯
之處蔡虛齋曰只此二句是趙氏之言金仁山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
布政漢時遺址音尚在古有明堂處集註此句以證
其為泰山明堂也蒙引似誤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巡
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註翼許白雲曰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己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今按盧未人謂重毀
邊非李岱雲曰按人皆謂王毀而尚不毀來問孟子
則王意在己而不毀可知但王之欲不毀但思僭其
制孟子之勸他勿毀在於
思其義則意實各別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解上句吳孫右

且政令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解下

註翼陸稼書曰此王者只是以位言張彥陵曰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居明堂朝諸侯時事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茆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莠音瓊○岐周

之舊國也周家自后稷居郿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故曰岐

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

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

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

同養去聲公田是九分扶問反而稅其一也制想是文王

岐周之所創而武周制作之日因而變徹法也故朱子之解云云存疑說不可從世祿者先

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

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中村氏曰凡食祿以其爵位子孫不必與父祖同爵

則其祿亦不得無增減註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謂不使至於無祿也不辨子孫賢否而必與父祖同祿恐無此理且先世功德亦不能均則於其子孫必當有所裁處方得其宜敢存疑焉 關謂

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奸細征稅也起關

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之稅也澤

謂瀦水瀦水所梁謂魚梁魚者與民同利不設禁

也祭虛齋曰潛室曰云云不如前篇雲降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取

也取孥妻子也惡皆如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

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

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

以為先也蔡虛齋曰先者重之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

○鰥寡孤獨之人則無父母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蔡虛齋曰先者重之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也

也蔡困悴秦辭貌

註異李岱雲曰按引文王治岐正以諸侯而行王政與齊宣分上較切蔡虛齋曰想當時諸侯與兵

結怨無時或已兼凶荒頻仍天下鰥寡孤獨之民多故孟子之言如此張秦嶽曰告是告許吳蘇右曰發

政施仁是虛說不指上耕者五句今按緒言謂當從存疑說誤胡期僊曰猶可自活者富厚之人最可哀

矜者此執然之獨夫也文王必先之意亦以其可哀耳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襄

餼糧于橐于囊最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餽音侯索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

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

大雅公劉之篇積吳伯章曰如字今按金仁山謂當

以實其倉廩釋倉字則倉是然集註不音詩集傳亦

活字積字亦宜活故從吳說露見積也蔡虛齋曰無

餽乾音糧也無底曰索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音戢音糧

也蔡虛齋曰囊為袋則索合是兩頭皆可入穀戢安

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蔡虛齋曰

邠被西戎之侵擾民不得安堵而國亦以弗戢音斧也

振故曰思安集其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揚音越也斧小戢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悲巾反

蓋亦不出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
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
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註翼胡期僊曰寡人氣質之偏而有疾寡人所好者

張泰微曰由詩之言觀之可見公劉能推好貨之心

以及于民能使民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餽糧然後

可以爰方落行而保民立國如此也鄧雉音曰居者

以言其行之時則有襄糧之備無不足也吳孫右曰

公劉遷幽遂開王業大王遷岐遂興王業此意亦要

點在啓行曠夫下方與王何有相應末見既可以行

王政就在兩句與民同之內今按好貨好色孟子因

其近似而發揮之以開導齊王耳本無事實新安說

為是若南軒說則是真好

貨好色也四書脉從之誤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蔡虛齋曰盡惑盡壞而蔽大王公

劉九世孫朱子曰通數即計己身為數曰祖曰孫則不當計己身蓋謂之祖孫則是指他人而言矣史傳及今人文字以高祖之父為五世祖甚多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朱子曰朝早也陳定宇曰來朝其來以朝也蔡虛齋

曰奔走狄人之難而來急也今按岱雲作明朝說不可從率循也許呼五反水厓也

漆沮之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大姜側也胥相也宇居也蔡虛齋曰謂來相共居也今按曠空也

孤單的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

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蔡虛齋曰不成就事論事謂每因事而格其心也今

按人臣論事每如此則自能使其君曉悟故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人欲而通之以過蓋鐘鼓苑

園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蔡虛齋曰人皆知鐘鼓苑囿游觀之樂云

云之為人情而不知其天理也故朱子兼之曰云云

○七情亦皆天之所賦也故曰皆天理之所有云云

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實也胡雲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峰胡氏之言如

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

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

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蔡虛齋曰天即理之所從出也

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行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蔡

齋曰是非以理言得失以效言是者歸於天理而為有道之主非者歸於人欲而為無道之君得者歸於

王而可以保四海失者歸於亡而不足以保妻子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普后反析也於幾微之際異情剖析分為兩段也謂導以天理之所在也

如好貨好色只要自利自樂為欲共利共皆所以過

樂則為理毫髮之間所謂幾微之際也

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而

實難其法指孟子之所以導之法其事指所以教之

遠改其行故似易使推其所為故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

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曲學阿

記儒林傳阿隨也好世俗之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

皆不之禁而為無妨若近於曲學阿世之言然其

意則欲時君就人欲上行天理故非曲學阿世之言

蔡虛齋曰端者言下克己復禮之工夫自此始也蓋

已之與禮所謂同行異情幾微之際者也

註翼張彥陵曰當是時三句在避難時說蓋惟太王

雲曰細看當是時也四字甚有味蓋當流離播遷之時宜室家之難保矣而猶內無怨外無曠如此則平

日之保聚民之室家者為何如張泰猷曰由詩之言觀之可見太王也喜愛那姜女而以配匹為重也但太王不獨自有配匹而已當遠時節舉國之中女子都得嫁其夫而內無怨女男子都得娶其婦而外無曠夫四書脉曰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托他比及也棄絕也謂絕其交

註翼吳孫右曰託妻子只是望他照管衣食非寄于其家也蔡虛齋曰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餒其妻

子蓋反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指南曰非故意凍餒之只不看顧他衣食便是胡期僂曰之是往反是歸凍是衣不足餒是食不足如之何言何以處此反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見周禮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周禮注鄉士掌

六鄉之獄遂士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上聲也

註翼胡期僂曰治是管理意張泰猷曰不能統理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業不修廬未人曰只

泛言為君者何以處此士師勿指齊王言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輔潛

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內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

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不認以為己罪是憚於自責也不敬以請教是恥於

也下門○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君指王臣并其友與士師言上指王下并其友

與士各勤其任以心無墮許規反其職以事乃安其

身友不隨其職然後不為友所棄士師不隨其職然後得安於民上

所謂安其身也又按此說平說與內註不同引以為學者耳蒙引似不會其旨

註翼 蔡虛齋曰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

之意雖指王只作泛問如之何者只泛言有君如此

當何以處之也陸稼書曰蒙引謂直說在王身上不

是胡期僂曰顧左右顧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世臣累魯水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盧未人曰世是

臣之世謂人臣世世臣於君也如親臣君所親信之

臣與君同休戚者也如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

與之同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

國者則在此謂世而不在彼謂喬木也昨日所進用之

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蔡

齋曰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

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

註翼 盧未人曰齊自大公建國以來必有喬木正以

較之言國之所以稱故不以喬木稱而以世臣稱也

指南曰故國非新造之邦輔潛庵曰喬木乃年深高

大之木李岱雲曰所謂故國只是可以成得箇故國

非推故國之所由名也時解非是吳蘇右曰昨日今

日見率易之意不知其亡總見王忽易之甚若罔知者非真不知也觀下節註云今不以其去為意可見陶謹之曰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見今日當預養親臣以為世臣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

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以上補齊王言外之意因

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盧未人曰今後用人

識其不才即舍之不用使所用者皆才可

以信之為親臣而無亡去不知之失也

註異盧未人曰不是追言前日亡去之人要預識後日再進之人胡期僊曰不才不足有為為張泰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輔潛庵曰是至謹

不得已者皆猶預留難遲慢不急向前曰如不得已

則非真不得已特如之爾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又審

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難難有似於

己本欲已不用逼於人不得已而用之爾益尊尊

親親上二字就進用上言下尊字以位言下親字禮

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謂在上未必賢則必進疏遠

之賢兼已用未用言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

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孫詒仲曰謹之至也故不可不

踰戚故不可不如此不得已也其不曰故不可不謹之

至者從省文耳李岱雲曰又說將使卑踰尊二句明

其所故字要著眼

註異盧未人曰上二句言進賢之慎下三句推其所

以當慎如不得已即下文慎字蔡虛齋曰不得

已如今人言無奈何相似張泰嶽曰踰是踰越戚字解做親字胡期僂曰尊卑是位有上下踰戚是用有親近疎遠摘訓曰踰尊踰戚只就目前說尊與戚乃往日用者卑與疏即今日所進之賢也李岱雲曰輔氏另說不得註中故字意今按蒙引就日後言岱雲兼當下日後言俱非是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陶謹之曰是親近之臣非大臣亦非闕官弄臣今按鄧雉千說未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輔潛庵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為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

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

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原來是不好人然同流合污為眾所悅以

致虛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原來是好人然特立獨行與世不合為俗

所憎以招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

而用舍聲上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

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輔潛庵曰所謂察之

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今按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貼上半段不賢者不得以幸進貼下半段孫詒仲議不是

註翼盧未人曰看未可勿聽語意似專重察上今按未可未可遽信也不可謂其人不賢不可進用

也謂其義同。誤錢吉士曰：左右諸大夫未必盡不可聽也。但必至國人皆曰賢，則左右諸大夫之言果非私意。然後用吾察耳。不跟左右諸大夫來，然後二字便無著落。李岱雲曰：不是有三箇人，一箇為左右所賢，一箇為諸大夫所賢，一箇為國人所賢。却將左右諸大夫者置之，而單察國人之所賢者，只此一箇人。左右未可諸大夫未可，直至國人皆以為賢，而後察則此一箇人已合。朝野上下皆以為賢矣。如此而後察則察之，倍有力。知此見賢而後用，則用之亦倍有力矣。此之謂慎。此之謂如不得已。吳孫右曰：用之是進之，于尊進之列去之，即是不進。意皆進賢之初一時一事也。中村氏曰：聽從也。游立軒曰：去之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非謂在位者。蓋二項總歸于進賢，非進賢之外又有退，不肖一脚也。林次崖曰：觀總註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不才不得以幸進，意可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進退二字貼大，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結上文，天討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註翼 林次崖曰：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盧未人曰：蓋齊王刑殺如為，刑國中之類，想多不合。公論故孟子因說進賢之慎，并以用刑之慎告之。張南軒作不賢之甚，如四凶者殺之，恐未是。張泰猷曰：又從而察之，或驗其罪狀，或審其情實。吳孫右曰：其殺之，也不出于一己之私意，而出于眾國人公論。故曰非君殺之，而國人殺之也。李岱雲曰：按帶說用刑，却又煞一句云：故曰國人殺之也。則進賢亦必曰國人進之，退賢亦必曰國人退之也。今按一殺字，內包退，不肖在裏，獨以殺言，舉重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盧未人曰好是進賢惡是刑殺今按所好惡之心故謂之民之父母也

註翼 林次崖曰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翼註曰末節不是說效驗

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具瞻意正見其當慎也承上重用賢邊不重用刑今按三節以下所答

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之問也不必繳歸故國上李九我及五華撮言引解集說說不可用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胡期僊曰放是處置列所在書云仲虺成湯

放桀于南巢蔡九峯曰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

註翼 指南曰齊王此問想亦即事論事耳謂有滅周自王之意似看太刻今按引解說誤胡期僊曰

伐是誅也傳指湯誓武成李岱雲曰按放桀伐紂不待問而知其有矣而又以有諸為問便有臣弑其君一意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解稱湯武諸侯解稱

註翼 胡斐才曰弑字通放伐言今按舉重言李岱雲曰曰可乎非謂臣皆可弑其君如時講謂齊宣

有無周之心也古來弑君者不乏春秋列國以後尤多有之但人必加以大惡之名無上之誅矣而湯武

行之反以為聖人則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矣故以可乎為問可乎緊貼湯武身上說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朱子曰殺人殘傷也似手足上損傷一般害仁者凶暴

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蔡虛齋曰其心忍盧未人

之脛剖賢人之心焚炙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

故謂之殘蔡虛齋曰其事乖盧未人曰如沈湎酒食

宗廟不享作奇技淫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扶又以

為君也書曰泰誓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

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言此

言蓋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而使為人君者不恃

為君之權肆然人上而反身修德能守仁義之行以

聯屬天下之心○王勉曰宋建斯言也惟在下者有

湯武之仁為天下除殘賊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

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胡雲峰曰無孟子之說無以

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弑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

來

註翼汪武曹曰因勉錄謂此是專言之仁非也註曰

凶暴淫虐明是惻隱之反何得謂之專言盧未

人曰言紂不言桀者因書有獨夫紂之語故言紂可

以觀桀不重紂罪淫於桀之意李岱雲曰按惟臣弑

其君一問是就湯武問其何為獨可故孟子明其桀

紂之殘賊在當討而湯武故伐但為除賊取殘不謂

之弑君也若齊王有無周之心將借湯武為口實而

孟子猶以未聞弑君為言則適以啓其篡弑之罪矣

豈可乎今按

孫潛村說誤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

高大的工師匠人攻木之匠之長上聲匠人眾工人也姑且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合解全節之意大謂仁義之大

道小謂功利之小術盧未人曰緣上文大木斲而小之照出來

註翼 指南曰上節言其不任賢下節因其不任賢上

當一直貫下看往說平對謬史文璣曰言木大則可

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

大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

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今按為巨室比治國

大木比賢人所學者斲而小之比曰從我胡期僂曰

為是起張泰嶽曰勝是擔當得的意思斲是斷削蔡

虛齋曰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幼

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日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

功利也又按引解說未是張彥陵曰欲字要重看有

不肯自小學李岱雲曰言自幼便學見所學之久也

非指幼時所學○則何如直作怪異之辭太徑露少

含蓄只作詰問商量之辭正妙與下

節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句抑揚呼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

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

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未琢之玉鎰二十兩也國語

四兩為鎰鄭玄三十兩玉人玉工也琢玉的人不敢自治

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輔潛庵曰人唯愛玉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

者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

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註翼

許白雲曰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孫詒仲曰雖萬鎰以多言說約說是物重則不肯

輕易交付與人雖萬鎰之多而必使玉人者蓋愛玉之甚恐自己琢壞了也至於治國則欲其從我是不如愛玉矣李代雲曰按雖萬鎰仍作價重而王貴愛之之意蒙引謂自齊王有萬乘者言則萬鎰所值幾何其說甚迂且以雖萬鎰為少與必使語氣亦說不順

○齊王好臣其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曰舍女所學而從我便是教賢者以治國矣故語類即作教誨說正妙胡斐才曰教字有把持牽制意蒙引將教字與上使字一例看不知使則聽其所為教則欲以人從我如何可作一例滙參非之良是今按引解從蒙引誤周聘侯曰何以異猶云無以異耳又按孫潛村從蒙引誤趙氏曰彫琢治飾也呂晚村曰孟子教

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為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為是非泛論用

○齊人伐燕勝之

王按史記燕世家燕平聲姬姓伯爵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

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

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已見形句序說

盧未人曰宣王之問雖有取之勿取兩端然曰取之何如意重取上何新之曰萬乘之國非諸

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吳蘇右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未易勝也趙氏曰

天與不取懼有殃谷胡期僂曰五旬五十日見不久舉之勝之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

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史記周本紀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註翼盧未人曰取之而燕民悅與不悅就齊王講下

不可云武王有取商之心幸商民之悅而取之文王有取商之心恐商民不悅而不取恐傷聖人心事張

參陵曰按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靈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趙格庵曰圓曰簞方曰食

解云反覆運轉之謂也言齊若更為暴

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指南曰言當時望救於齊者亦將轉而望

救於他國也。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

意得矣。發明孟子教以觀天意於民心之意。

註翼：胡期僂曰：壺瓶也。水比陷民之暴，火比陷民之

鄭氏曰：今之載漿也。賈氏曰：載之言載米，汁相載也。

或云：酒也。恐誤。蔡虛齋曰：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

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為暴虐之若，字若作如，似

之如，則上文當有語。況上文避水火也，皆未有如字。

而必於此方用如字，何也？故斷是作若，字用孫詒仲

曰：末節是勸王行仁政，謂不行仁政，則人心必失，非

直謂宣王失人心也。此是方勝時，尚未有殺父兄等事，存疑。謂末節是言其失人心，未當。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謂以千里之大國，指齊王也。

註翼：林次崖曰：取之不用孟子之言也。胡斐才曰：救燕欲復燕國也。盧未人曰：多謀是圖之者，衆蔡

虛齋曰：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陳定宇曰：七十

為政於天下，行政於天。下也。胡期僂指征伐非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之

詰文也。許白雲曰：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

故集註云：兩引書，今按謂此條通是書文，不

是與今書文亦小異許白雲曰孟子所引多天下信之句其餘又有多者六字異者四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大也美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反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息氣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詰異

胡期僊曰西夷北狄是舉遠以包近不止交易如故不變耕耨如故盧未人曰民望二句是師未至而望之切歸市至大悅是師既至而悅之深四書脉曰望雲霓此是看望民望之是相望稍不同蔡虛齋曰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著是雲是霓而已

今按岱雲辨于霓說未去吳蘇右曰弔其民指撫恤言張泰嶽曰就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喜色相慶欣然大悅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陟立反絆縛也重器寶

器也胡期僊曰是先祖所傳寶器畏忌也倍地并去聲燕而增一倍

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指殺

其父兄以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張彥陵曰若字作已然之事不可認作設詞天

下固畏齊之強也此畏不是好畏乃同隙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今按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

謂所虜略生得曰虜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

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

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

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

註翼

林次崖曰王速出令條是為齊王畫策正答其

者以齊之殺燕父兄係累子弟等為辭也故教以反其旄倪止其重器云云盧未人曰速字見勢不可緩對下文及字看四書脉曰猶字與速字相應指南曰必謀于燕眾者必眾以為可而後立之恐終拂眾心也胡期僊曰置君更立賢君去之是去燕歸齊吳蘇右曰止字正應待字呂晚村曰此節原是正著即天

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云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鬪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鬪鬪聲也舉聲見也

成戰非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指將帥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

救也疾視是怒目而視吳孫右曰

註民怨其上意在節勿露

註翼吳孫右曰莫為之死言民莫有救有司而為之

長上只要正今日疾視不救之罪不是懲戒後日如何則可言誅之不可不誅不可當何如處之而後可

今按疾視長上蒙引錄書上後日言不可從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饑餓輓音展轉輓之半也而死也

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是怪責的意思

註翼盧未人曰凶年至殘下也是指其虐政之失而言其積怨於民曾子曰至無尤焉是即其報施

之理而言其不可歸咎於民○凶年九疾疫皆是饑

重怨邊講胡期儀曰幾千人甚言其衆倉廩是貯粟的府庫是藏財貨的指南曰當此之時君既財粟有

餘而不知賑有司又不以饑告而請賑君及有司為民之上者皆慢事而殘下也今按存疑以倉廩府庫充為君之慢非也慢怠也非暴慢不仁也殘害也反及報也胡斐才曰報應之理原自不爽君又何尤焉○按滙參此節先了却有司罪案下乃歸重君上過喜此處即側重君說似下文語氣欠合又按此節君邊輕有司邊重下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

蔡虛齋曰有司之所恤民者故君行仁政則有

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不致不以君心為心皆愛其民斯民亦愛有司一當危難之時無不親其上死其長直如子弟之衛父兄矣豈有疾視不救者哉○君行仁政兼平時則薄斂以厚民凶年則賑貸以恤民說今按此註解出本文

專責其君意也○范氏曰書曰夏書五子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

散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

愛其上

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註異 盧未人曰親上死長蒙引謂上兼君有司長只

淺說以長與上是應上文長上俱作有司親與死俱作危難之時但親以心言死以身言看註云有司愛民民亦愛之似淺說較是胡斐才曰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對疾視長上句意各有指耳陳定宇曰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金仁山曰按賈太傅新書述鄒穆公之賢甚詳蓋因孟子之

言而自反者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滕國名胡期僂曰姬姓文王子叔繡之後

註翼 胡期僂曰問在二國間金仁山曰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傲強曰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

孟子教以自守之策指南曰以蕞爾小國又問於二大國之間不事之則侵凌不免並事之則力量不支

故策於孟子欲擇一強者而事之以圖存也如事齊便是欲籍齊力以禦楚事楚亦然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馬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向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

稷見禮記曲禮及禮運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聲之死守

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言民弗去前有平日仁政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

免有國者以下以處困言陳定宇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輔潛庵曰徒欲

擇彊者而事之以觀一之安則是僥倖而苟免也

註翼 翼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林次崖曰夫

立國者事大國亦不可廢但不能自立而專恃此特末焉耳故孟子拒之云云○鑿池築城守之具也與

民守之率其民以守也效死已致死以守也民弗去民亦為之死守也四書脉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

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為之死守而弗去李忽齋曰是則可為只說箇理

之所可為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 金仁山曰薛任姓之後 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

築以故文公以其偏 筆力反與己而恐也 恐其禍及己

註翼 盧未人曰如何則可言 何以免吞併之患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註翼 盧未人曰言事之不免戰之不能故不得已而

去也 鄧雉千曰不得已三字便見遷非有國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也 始造也為統緒也 絲端傳

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

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

不失其正 令平 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

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

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

其所當為善不可徼幸 與僥倖同 其所難必天

註翼 指南曰苟為善還就修德行仁說而帶遷國圖

善之在今日為業善之在後世為統今按約解謂指

社稷人民誤盧未人曰垂傳後也張泰嶽曰彊是勉

強李復一日國小隣強為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一強字李伏雲曰君如彼何哉二句方貼定滕文語○創業無統為可繼便是苟為善意若夫成功則天便是後世子孫必有王意創業無統為可繼便是竭力於其所當為若夫成功則天便是不可僥倖於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是玄黃屬之帛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歸市歸趨於市也

註翼胡期僊曰不得免是依然侵凌精里先生曰二

莊子讓王篇載大王此事與孟子大略相同而云為吾臣與為狄人臣美以異則不如蒙引之說也任啓運說未是集說從之誤程泰之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翼註曰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翼註曰受字暗指天

子而先非己所能專代本文但當致死守之不可
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公羊傳所謂
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熊伯甘曰舊說滕無地可遷不知戰國之世

今按汪武曹亦以為諸侯之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

於斯二者而註亦言遷國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問義

以圖存則熊說似直從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字當

須著用經字今按李成雲說不可從審己量力擇

而處之可也中村氏曰審己以才○楊氏曰孟子

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指問於

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指齊人將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

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

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之為矣九事求可功求

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

道也中村氏曰事求可

註翼胡期僊曰斯二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已駕馬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許允

謹異蔡虛齋曰本是樂正子仕於魯孟子至魯樂正子乃以其賢而告於平公平公將為樂正子行乃為臧倉所沮是以樂正子入見云云此自有明文而新安陳氏乃謂平公之欲見必得於樂克之言云云此乃意度之說李岱雲曰按時解謂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愚意首一句魯平公將出當連嬖人臧倉者請曰句看言其將出之時而嬖人請問以沮其行也若以此將字為平公罪案豈人君而無將

出之時耶今按撮言引解集說俱誤胡期僊曰嬖人是倖臣他日平日有司掌駕之屬何哉有怪問意匹夫指孟子指南曰何哉二句一氣帶落言何哉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事也張泰嶽曰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輕身以先加禮于匹夫豈道他是有德之賢人乎翼註曰禮義淺看只是裁制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吳蘇右曰孟子之後喪母厚過于前喪父之禮厚母薄父是不知道所謂禮義則不得為賢者君何輕身往見哉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食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

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勉齋批點孟子集註

魚腊用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魚腊膚用羊豕而魚腊膚配之出蒙引今按腊獸之乾者膚豕肉也或謂切肉也

註翼 吳孫右曰何哉君所謂踰言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何事也蔡虛齋曰前以七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解也意謂其厚於母者時為大夫也非因獨致其厚於母也其不得厚於父者時為士也非因儉於其父也所以破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擲衣衾之美也盧未人曰前以士二句泛言治喪之禮三鼎二句專就祭言是喪禮中之大者今按此說為是諸家謂上二句虛說非是盧未人曰貧富不同一句正明其非踰使時皆貧而獨厚於母時皆富而獨薄於父便謂之踰孟子喪父是貧時無財不可以為悅喪母是富時得之為有財此棺擲衣衾所以不同不得謂之踰也朱子曰鼎烹飪之器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陸葵日課兒 久言不必說道玩註自見只是說人之行止只就自該得道之興廢今按引解集說以道言誤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

